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九十六

林瑞翰註

晉紀十八 起著雍閏茂歲重光赤奮若凡四年（戊戌至辛丑，西元三三八年至三四一年）

顯宗成皇帝中之下

咸康四年 西元三三八年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燕王皝遣都尉趙檠如趙聽師期。

趙王虎將擊段遼，募驍勇者三萬人，悉拜龍騰中郎①，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，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，②虎乃以桃豹爲橫海將軍③，王華爲渡遼將軍，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④，支雄爲龍驤大將軍，姚弋仲爲冠軍將軍，帥步騎七萬爲前鋒以伐遼。

（二）三月，趙檠還至棘城。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，段遼將追之，慕容翰曰：「今趙兵在南，當并力禦之，而更與燕鬪，燕王自將而來，其士卒精銳，若萬一失利，將何以禦南敵乎？」段蘭怒曰：「吾前爲卿所誤⑤，以成今日之患，吾不復墮卿計中矣！」乃悉將見衆追之。號設伏以待之，大破蘭兵，斬首數千級，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。

趙王虎進屯金臺^㉔，支雄長驅入薊，段遼所署漁陽、上谷、代郡守、相皆降，取四十餘城。北平相陽裕，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^㉕以自固，諸將恐其爲後患，欲攻之。虎曰：「裕，儒生，矜惜名節，恥於迎降耳，無能爲也！」遂過之，至徐無^㉖。

段遼以其弟蘭旣敗，不敢復戰，帥妻子宗族豪大^㉗千餘家，棄令支，奔密雲山^㉘。將行，執慕容翰手泣曰：「不用卿言，自取敗亡，我固甘心，令卿失所，深以爲愧！」翰北奔宇文氏。

遼左右長史劉羣、盧諶、崔悅等封府庫請降^㉙。虎遣將軍郭太、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，至密雲山，獲其母妻，斬首三千級。遼單騎走險^㉚，遣其子乞特眞奉表及獻名馬於趙，虎受之。虎入令支宮^㉛，論功封賞各有差，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、雍、兗、豫四州，士大夫之有才行，皆擢敘之。

陽裕詣軍門降，虎讓之曰：「卿昔爲奴虜走，今爲士人來，豈識知天命？將逃匿無地邪？」對曰：「臣昔事王公^㉜，不能匡濟，逃于段氏^㉝，復不能全。今陛下天網高張，籠絡四海，幽、冀豪傑，莫不風從。如臣比肩，無所獨愧。生死之命，惟陛下制之。」虎悅，卽拜北平太守。

(三)夏，四月，癸丑（初三日），以慕容皝爲征北大將軍、幽州牧，領平州刺史。

(四)成主期驕虐日甚，多所誅殺，而籍沒其資財婦女，由是大臣多不自安。漢王壽素貴重，有威名，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。壽懼不免，每當入朝，常詐爲邊書，辭以警急。初，巴西處士龔壯父、叔皆爲李特所殺，壯欲報仇，積年不除喪。壽數以禮辟之，壯不應而往見壽，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。壯曰：「巴蜀之民，本皆晉臣，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，稱藩於晉，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？如此，則福流子孫，名垂不朽，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！」壽然之。陰與長史略陽羅恒、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。期頗聞之，數遣許涪至壽所，伺其動靜；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。壽乃詐爲妹夫任調書，云期當取壽，其衆信之，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，許賞以城中財物，以其將李奔爲前鋒。期不意其至，初不設備。壽世子勢爲翊軍校尉，開門納之，遂克成都，屯兵宮門。期遣侍中勞壽，壽奏建寧王越、景憲、田褒、姚華、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、將軍李西等，懷姦亂政，皆收殺之，縱兵大掠，數日乃定。壽矯以太后任氏令，廢期爲卬都縣公，幽之別宮，追諡戾太子曰哀皇帝，羅恒、解思明、李奔等勸壽稱鎮西將軍、益州牧、成都王，稱藩于晉，送卬都公於建康；任調及司馬蔡興、侍中李豔等，勸壽自稱帝。

。壽命筮^③之，占者曰：「可數年天子。」調喜曰：「一日尙足，況數年乎？」思明日：「數年天子，孰與百世諸侯？」壽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^④！」遂卽皇帝位^⑤，改國號曰漢。大赦，改元漢興。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，壯誓不仕，壽所贈遺，一無所受。壽改立宗廟，追尊父驤曰獻皇帝，母晉氏曰皇太后，立妃閭氏爲皇后，世子勢爲皇太子，更以舊廟爲大成廟^⑥，凡諸制度，多所更易。以董皎爲相國，羅恒爲尙書令，解思明爲廣漢太守，任調爲鎮北將軍、梁州刺史，李弈爲西夷校尉，從子權爲寧州刺史。公、卿、州、郡，悉用其舊佐代之，成氏舊臣、近親及六郡士人^⑦，皆見疎斥。卽都公期歎曰：「天下主乃爲小縣公，不如死。」五月，縊而卒^⑧。壽諡曰幽公，葬以王禮。

（五）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，而自專其利^⑨，欲伐之。太史令趙攬諫曰：「歲星守燕分，師必無功^⑩。」虎怒，鞭之。皝聞之，嚴兵設備，罷六卿、納言、常伯、冗騎常侍官^⑪。趙戎卒數十萬，燕人震恐。皝謂內史高詡^⑫曰：「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趙兵雖彊，然不足憂，但堅守以拒之，無能爲也。」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，燕成周內史崔燾、居就^⑬令游泓、武原^⑭令常霸、東夷校尉封抽、護軍宋晃等皆應之，凡得三十

六城。泓，遷之兄子也。冀陽流寓之士，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。燭，晃之從兄也。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，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，數其罪而殺之，閉城拒守。朝鮮令昌黎孫泳，帥衆拒趙，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，泳收斬之，同謀數百人，惶怖請罪，泳皆釋之，與同拒守。樂浪太守鞠彭，以境內皆叛，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。

戊子（初九日），趙兵進逼棘城，燕王皝欲出亡。帳下將慕輿根諫曰：「趙疆我弱，大王一舉足，則趙之氣勢遂成。使趙人收略國民，兵彊穀足，不可復敵。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！奈何入其計中乎？今固守堅城，其勢百倍，縱其急攻，猶足枝持。觀形察變，閒出求利，如事之不濟，不失於走，奈何望風委去，爲必亡之理乎？」皝乃止，然猶懼形於色。玄菟太守河閒劉佩曰：「今疆寇在外，衆心恟懼，事之安危，繫於一人。大王此際無所推委，當自彊以厲將士，不宜示弱。事急矣，臣請出擊之，縱無大捷，足以安衆。」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，所向披靡，斬獲而還。於是士氣自倍。

皝問計於封奔，對曰：「石虎凶虐已甚，民神共疾，禍敗之至，其何日之有？今空國遠來，攻守勢異，戎馬雖彊，無能爲患；頓兵積日，覺隙自生。但堅守以俟之耳！」皝意

乃安。或說甄降，甄曰：「孤方取天下，何謂降也？」

趙兵四面蟻附緣城^⑤，慕輿根等晝夜力戰，凡十餘日，趙兵不能克。壬辰（十三日），引退。甄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，趙兵大敗，斬獲三萬餘級，趙諸軍皆棄甲逃潰，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。閔父瞻，內黃^⑥人，本姓冉，趙主勒破陳午獲之，命虎養以爲子。閔驍勇善戰，多策略，虎愛之，比於諸孫。

虎還鄴，以劉羣爲中書令，盧諶爲中書侍郎。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、冠軍大將軍，封西平郡公。

石閔言於虎曰：「蒲洪雄雋，得將士死力，諸子皆有非常之才，且握彊兵五萬，屯據近畿^⑦，宜密除之，以安社稷。」虎曰：「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、蜀，奈何殺之？」待之愈厚。

燕王甄分兵討諸叛城，皆下之，拓境至凡城^⑧。崔燾、常霸奔鄴，封抽、宋晃、游泓奔高句麗。甄賞鞠彭、慕輿根等，而治諸叛者，誅滅甚衆。功曹劉翔爲之申理，多所全活。

趙之攻棘城也，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，以爲棘城必敗，勸洪出避禍。洪曰：「天道幽遠

，人事難知。且當委任^㉔，勿輕動取悔。」普固請不已，洪曰：「卿意見明審者，當自行之。吾受慕容氏大恩，義無去就，當效死於此耳！」與普流涕而訣。普遂降趙，從趙軍南歸，死於喪亂，洪由是以忠篤著名。

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^㉕，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。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，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；又令青州造船千艘，以謀擊燕。

（六）趙太子宣帥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，破之，斬首四萬餘級。

（七）冀州八郡大蝗，趙司隸^㉖請坐守、宰，趙王虎曰：「此朕失政所致，而欲委咎守、宰，豈罪己之意邪？司隸不進讜言；佐朕不逮，而欲妄陷無辜，可白衣領職^㉗。」虎使襄城公涉歸、上庸公日歸^㉘帥衆成長安，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，潛謀不軌，虎追廣至鄴，殺之。

（八）乙未（十六日），以司徒導爲太傅；都督中外諸軍事，郗鑒爲太尉，庾亮爲司空。六月，以導爲丞相，罷司徒官，以并丞相府^㉙。

導性寬厚，委任諸將趙胤、賈寧等，多不奉法，大臣患之。庾亮與郗鑒牋曰：「主上自

八九歲以及成人，入則在宮人之手，出則唯武官、小人。讀書無從受音句，顧問未嘗遇君子。秦政欲愚其黔首^㊸，天下猶知不可，況欲愚其主哉？人主春秋既盛，宜復子明辟，不稽首歸政，甫居師傅之尊，多養無賴之士。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^㊹，大姦不掃，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？」欲共起兵廢導，鑒不聽。南蠻校尉陶稱，侃之子也，以亮謀語導。或勸導密爲之備，導曰：「吾與元規休戚是同，悠悠之談，宜絕智者之口^㊺。則如君言，元規若來，吾便角巾還第，復何懼哉？」又與稱書，以爲庾公，帝之元舅，宜善事之。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：「王公常有世外之懷^㊻，豈肯爲凡人事^㊼邪？此必佞邪之徒，欲閒內外耳！」亮乃止。盛，楚之孫也^㊽。

是時亮雖居外鎮，而遙執朝廷之權，既據上流，擁彊兵，趣勢者多歸之。導內不能平，常遇西風塵起，舉扇自蔽，徐曰：「元規塵汚人^㊾。」

導以江夏李充爲丞相掾，充以時俗崇尚浮虛，乃著學箴，以爲：老子云「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」。豈仁義之道絕，然後孝慈乃生哉？蓋患乎情仁義者寡，而利仁義者衆，將寄責於聖人，而遣累乎陳迹也！凡人見形者衆，及道者鮮，逐迹逾篤，離本逾遠，故作學箴以祛^㊿其蔽，曰：「名之攸彰，道之攸廢，乃損所隆，乃崇所替^㊽。非仁無以長物，

非義無以齊恥，仁義固不可遠，去其害仁義者而已⑤。」

(九) 漢李弈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，秋，七月，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，徙乾爲漢嘉太守，以李閎爲荊州刺史，鎮巴郡。閎，恭之子也⑥。

八月，蜀中久雨，百姓饑疫，壽命羣臣極言得失。龔壯上封事，稱：「陛下起兵之初，上指星辰，昭告天地，歃血盟衆，舉國稱藩⑦，天應人悅，大功克集。而論者未諡⑧，權宜稱制⑨。今淫雨百日，饑疫並臻，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。愚謂宜遵前盟，推奉建康，彼必不愛高爵重位，以報大功。雖降階一等⑩，而子孫無窮，永保福祚，不亦休哉！論者或言二州⑪附晉則榮，六郡人⑫事之不便。昔公孫述在蜀，羈客用事⑬；劉備在蜀，楚士多貴⑭。及吳、鄧⑮西伐，舉國屠滅，寧分客土？論者不達安固之基，苟惜名位，以爲劉氏守、令，方仕州郡⑯，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，豈同今日義舉，主榮臣顯哉⑰？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⑱，臣蒙陛下大恩，恣臣所安；至於榮祿，無問漢、晉，臣皆不處⑲，復何爲效法正乎？」壽省書內慙，祕而不宣。

(十) 九月，漢僕射任顏謀反誅。顏，任太后之弟也，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⑲。

(十一) 冬，十月，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，名位隆重，百僚宜爲

降禮^㉔，太常馮懷以問含。含曰：「王公雖貴重，理無偏敬^㉕，降禮之言，或是諸君事宜，鄙人老矣，不識時務。」既而告人曰：「吾聞伐國不問仁人^㉖，向馮祖思問佞於我^㉗，我豈有邪德乎？」郭璞嘗遇含，欲爲之筮^㉘，含曰：「年在天，位在人。脩己而天不與者，命也；守道而人不知者，性也。自有性命，無勞著龜。」致仕二十餘年，年九十三而卒。

（十二）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^㉙，翳槐疾病，命諸大人立之。翳槐卒，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^㉚，什翼犍在遠，來未可必，比其至，恐有變亂，謀更立君。而翳槐次弟屈，剛猛多詐，不如屈弟孤仁厚，乃相與殺屈立孤。孤不可，自詣鄴迎什翼犍，請身留爲質，趙王虎義而俱遣之。十一月，什翼犍卽代王位於繁峙^㉛北，改元曰建國，分國之半以與孤。

初，代王猗廬既卒，國多內難，部落離散^㉜，拓跋氏寢衰。及什翼犍立，雄勇有智略，能脩祖業，國人附之。始置百官，分掌衆務。以代人燕鳳爲長史，許謙爲郎中令。始制叛逆、殺人、姦盜之法，號令明白，政事清簡，無繫訊連逮之煩，百姓安之。於是東自濊貊^㉝，西及破落那^㉞，南距陰山，北盡沙漠，率皆歸服，有衆數十萬人。

(十三) 十二月，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，既而中悔，復遣使求迎於燕。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，敕秋曰：「受降如受敵，不可輕也。」以尙書左丞陽裕，遼之故臣，使爲秋司馬。燕王皝自帥諸軍迎遼，遼密與燕謀覆趙軍。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，大敗麻秋於三藏口^②，死者什六七，秋走得免，陽裕爲燕所執。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，步緣山不能進，因止端坐。燕兵環之，叱令起。亮曰：「身是貴人，義不爲小人所屈，汝曹能殺亟殺，不能則去。」亮儀觀豐偉，聲氣雄厲，燕兵憚之，不敢殺，以白皝。皝以馬迎之，與語，大悅，用爲左常侍^③。以崔慤之女妻之。皝盡得段遼之衆，待遼以上賓之禮，以陽裕爲郎中令。趙王虎聞麻秋敗，怒，削其官爵。

【註】

①龍騰中郎：晉書石季龍載記云：「咸康二年，季龍改直遼爲龍騰，冠以絳幘。」

②易京：李賢曰：「前

漢易縣，屬涿郡，公孫瓚失利，築京自固，號曰易京。其城三重，周圍六里。」易縣，後漢屬河間郡，晉改曰易城縣，屬河間國，易京蓋在其西，在今河北省雄縣西北。

置。」

③漂渝津：水經曰：「清河又東北過漂榆邑，入於海。」注曰：「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，俗謂

之角飛城。趙記云：『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。』卽城異名也。魏土地記曰：『渤海郡高城縣東北百里，北盡漂榆，東臨巨海。民咸煮海水，藉鹽爲業。』卽此城也。」則漂渝當從水經作漂榆，晉書石季龍載記作漂諭，慕容

德載記又誤作繫榆。顧祖禹曰：「漂榆津在鹽山縣東北百里。」鹽山縣，今屬河北省。

⑤吾前爲卿所誤：

牛尾谷之捷，段蘭欲乘勝滅虢，爲翰所阻，故云。事見上卷咸和八年。

⑥金臺：水經注曰：「濡水又分爲

二澗，一水逕故安城西側，城南注易水；其一水東去，注金臺陂。陂東西六七里，南北五里，陂北十餘步有金臺，臺上東西八十許步，南北如減，北有小金臺，臺北有蘭馬臺，並悉高數丈，柱礎尙存。訪諸耆舊，咸言昭王禮賓，廣延方士，燕昭創之於前，子丹踵之於後。故離騷敗館，尙傳鐫刻之名，雖無經記可憑，察望古跡，似符宿傳矣！」則金臺當在涿郡故安縣境，故安，即戰國燕之武陽邑，金臺故址蓋在今河北省易縣東南。

⑦燕山

：燕山在今河北省薊縣東南，自西山一帶迤邐而東，高魏陡絕不可攀，延袤數百里，直抵海岸。蘇軾詩云：「燕山如長蛇，千里限夷漢。」

即古徐無縣地。

⑧豪大：胡三省曰：「豪大，猶言豪帥也。是時東北夷率謂主帥爲大，部帥曰部大，城主

曰城大是也。」

⑨密雲山：顧祖禹曰：「密雲山在密雲縣南十五里，一名橫山。」密雲縣，今屬河北省。

⑩遼左右長史劉羣、盧諶、崔悅等封府庫請降：羣、諶、悅等奔令支見卷九十元帝大興元年。

⑪走險：

赴險而遁。

⑫令支官：段氏都令支，以其所居爲官。

⑬王公：謂王浚。

⑭逃于段氏：裕奔段

氏見卷八十九愍帝建興二年。

⑮壽懼不免，每當入朝，常作爲邊書，辭以警急：壽時鎮涪，涪於成爲邊鎮

。⑯節下：胡三省曰：「魏晉以來，持節、假節出當方面者，人皆稱之爲節下。」

⑰許涪：涪時爲

期中常侍。

⑱壽乃詐爲妹夫任調書，云期當取壽：詐言期欲取壽，蓋欲以激怒其衆。

⑲邛都縣：屬

越雋郡，故城在今四川省西昌縣東南。

⑳追諡戾太子曰哀皇帝：期弑其主班，諡曰戾太子，見上卷咸和九

年。

③筮：以蓍草占卦曰筮。

④朝問道，夕死可矣：引論語孔子之言。

⑤遂即皇帝位：壽字

武考，驤之子也。

⑥更以舊廟爲大成廟：舊廟，成主祀李特、李雄之廟。雄建國號曰成，壽更國號曰漢，

改立宗廟，故以特、雄廟曰大成廟。

⑦六郡人士：謂與李特兄弟同入蜀者。

⑧五月，縊而卒：晉書

李期載記曰：「咸康三年，自縊而死，時年二十五，在位二年。」按成帝紀，期以咸和九年十月立，咸康四年四月

卒，華陽國志在五月，則在位凡五年，與載記異。常璩親見此事，則華陽志所述必無誤。又華陽志言期被殺，成

帝紀亦云壽弑期，載記云自縊而死，亦非實錄。又華陽志云期死年二十四，亦與載記異。

⑨趙王虎以燕王

就不會趙兵攻段遼，而自專其利：謂就自將兵攻遼，不待趙師至而擅掠段氏民戶、畜產以歸。

⑩歲星守燕

分，師必無功：晉書天文志曰：「歲星曰東方春木，其所居久，其國有德厚，五穀豐昌，不可伐。」故攬謂趙伐燕

必無功。

⑪罷六卿、常伯、冗騎常侍官：燕於去年設六卿、常伯諸官，至是俱罷之。

⑫內史高詡：

內史，燕國內史。就爲燕王，以詡爲內史。

⑬成周內史：慕容廆設成周郡以處豫州流人，見卷八十九愍帝

建興元年。就既稱燕王，故其封內諸郡長官皆稱內史。

⑭居就：居就縣，漢屬遼東郡，晉屬遼東國，故城

在今遼寧省遼陽縣西南。

⑮武原：胡三省曰：「武原，蓋慕容氏所置縣也。」其地今闕。

⑯泓，遼

之兄子也：游遠見卷八十八愍帝建興元年。

⑰冀陽：冀陽郡，亦慕容廆所置，以處冀州流人，見卷八十九

愍帝建興二年。

⑱營丘內史：營丘郡，亦慕容廆所置，以處青州流人，見卷八十九愍帝建興二年。

⑲武寧：胡三省曰：「武寧縣，慕容氏所置。」其地今闕。

⑳朝鮮：晉書地理志樂浪郡有朝鮮縣，兩漢舊

縣，按即今朝鮮之平壤。胡三省以爲此朝鮮蓋慕容氏所置，非古朝鮮城，見下注。

㉑樂浪太守鞠彭：胡三

省曰：「樂浪，非漢古郡地也，慕容廆所置。以五代志考之，浪樂郡、朝鮮、武寧等縣當盡在隋遼西郡柳城縣界。」「隋柳城縣，蓋唐營州，即今熱河省朝陽縣。廆置樂浪郡見卷八十八愍帝建興元年。彰，羨之子，仕晉爲東萊太守，與鄉里千餘家浮海歸慕容廆，見卷九十一元帝太興二年。

⑤收略國民：收略燕國之民。

⑥聞

出求利：謂伺閒出擊，以求勝敵。

⑦大王此際無所推委：謂就於此危急之時，不宜推卸職責以委於人。

⑧蟻附緣城：謂冒矢石附城而上，若羣蟻然。

⑨內黃：內黃縣，屬魏郡，蓋戰國魏之黃邑，黃池在其西。

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曰：「陳留有外黃，故加內曰內黃。」故城在今河南省內黃縣西北。

⑩屯據近畿：胡

三省曰：「近畿，謂洪屯枋頭，距鄴爲近。」

⑪凡城：凡城縣，漢置，屬右北平，晉廢，故城當在今熱河

省平泉縣境。按水經注，凡城在平剛故城西南可百八十里。平剛，漢縣，屬右北平，故城在今平泉縣境。

⑫當委任：言爲就所委付而身當其任。

⑬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：按晉書石季龍載記，

虎本遣伏渡海戍蹋頓城，無水而還，因戍於海島。

⑭趙司隸：胡三省曰：「趙都鄴，以冀州爲司部。」

⑮白衣領職：白衣，民庶之服。言黜其品秩同於民庶，而仍領司隸之職。

⑯襄城公涉歸、上庸公日歸：胡

三省曰「二歸亦石氏之族。」

⑰以導爲丞相，罷司徒官，以并丞相府：後漢及魏晉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爲

三公，司徒卽西漢丞相之職，然丞相位冠百僚，品秩獨尊，而司徒則位在太尉下。今以導爲丞相，蓋當時殊禮，

導薨，復罷丞相爲司徒。

⑱秦政欲愚其黔首：秦始皇名政，命民曰黔首，焚詩書以愚之。

⑲公與

下官並荷託付之重：言鑒與己並受遺詔於先帝，付以幼孤而託之。

⑳悠悠之談，宜絕智者之口：胡三省曰

：「言智者之口，不宜亦傳道悠悠之談。」悠悠猶修謬，悠悠之談，意卽謠傳無據之談。

㉑王公常有世外

之懷：言導心常欲謝事，優遊於人世之外。

⑧ 凡人事：估播釣譽，皆凡人之事。

⑨ 盛，楚之孫也；孫

楚，晉初名士，仕至馮翊太守。

⑩ 常遇西風起，舉扇自蔽，除曰：元規塵汚人：胡三省曰：「常當作嘗。」

⑪ 劉孝標曰：「王公雅量通濟，庾亮之在武昌，傳其應下，公以識度裁之，冀言自息，豈或回貳有應扇之事乎！」

⑫ 祛：除也。

⑬ 名之攸彰，道之攸廢，乃損所隆，乃崇所替：攸，憂恤也。言名憂其彰，道憂其

廢，所宜隆者道，今乃損之，所宜替者名而乃崇之。

⑭ 非仁無以長物，非義無以齊恥，仁義固不可遠，去

其害仁義者而已：言仁非無以長物，義非無以齊恥，但宜去有害於仁義者耳，人固不可以遠仁義。

⑮ 閔，

恭之子也：李恭，攀之弟，見卷八十四惠帝永寧元年。

⑯ 舉國稱藩：舉全漢之地以稱藩於晉。

⑰ 論

者未諱：論事者未能曉諭壽意。

⑱ 稱制：謂壽即皇帝位。

⑲ 雖降階一等：言若稱藩於晉，必得王封

，王於皇帝但去一階。

⑳ 二州：謂梁、益二州之民。

㉑ 六郡人：隨李特兄弟入蜀而羈旅在蜀者。

㉒ 昔公孫述在蜀，羈客用事：胡三省曰：「荆邯、王元、田戎、延岑，皆羈客也。」

㉓ 劉備在蜀，楚士多

貴：胡三省曰：「龐統、黃忠、董和、劉巴、馬良兄弟、呂艾、糜立、李嚴、楊儀、魏延、蔣琬、費禕、董允等

，皆楚士也。」

㉔ 吳鄧：吳漢、鄧艾。

㉕ 以爲劉氏守令方仕州郡：言昔仕蜀漢爲守、令者，及蜀之亡

，但仕晉爲州郡之僚佐。

㉖ 豈同今日義舉，主榮臣顯哉：今若舉國奉晉，是爲義舉，如是晉必加寵秩，則

主榮而臣顯。

㉗ 論者又謂臣當爲法正：胡三省曰：「法正啓劉備以取成都，壯亦教壽取李期，故論者以比

之。」

㉘ 無間漢晉，臣皆不處：壯自謂無心於榮祿，既不仕漢，亦不仕晉。

㉙ 頽，任太后之弟也，

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：胡三省曰：「任后，雄之正室也。壽以任顧之反，必以立諸甥爲主，故盡誅雄諸子以

絕人望。」

⑤降禮：胡三省曰：「降禮，謂拜之。」按以拜禮見導，是自降一等，故曰降禮。

⑥偏

敬：胡三省曰：「臣子惟拜君父，施之於導，則爲偏敬。」

⑦吾聞伐國不問仁人：董仲舒曰：「昔者魯君

問柳下惠：『吾欲伐齊，何如？』柳下惠曰：『不可。』歸而有憂色，曰：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，此言何爲至於我哉！』」含蓋以此自比，自謂己無邪德，馮懷不宜以拜導之事問之。

⑧向馮祖思問佞於我：向者，昔時

；祖思，馮懷字。懷問含以拜導之事，故含斥之爲佞。

⑨郭璞嘗遇含，欲爲之策：璞時已歿，此蓋因含請

老而追述其事以見其識守。

⑩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：其事見卷九十四咸和四年。

⑪大故：謂

大喪。孟子滕文公曰：「今也不幸，至於大故。」大故，謂滕定公之薨。

⑫繁時：繁時縣，漢屬鴈門郡，

漢末匈奴侵寇，舊縣荒廢，晉復立，仍屬鴈門郡，故城在今山西省渾源縣西。

⑬初，代王猗盧既卒，國多

內難，部落離散：事見卷八十九愍帝建興四年。

⑭獫狁：種族名，古北貉之一部，兩漢時稱爲東夷，在樂

浪之東，辰韓之北，高句麗、沃沮之南，東至於海，即今遼寧省鳳城縣東及朝鮮江源道一帶之地。

⑮破落

那：新唐書西域傳曰：「寧遠者，本拔汗那，或曰潑汗，元魏時謂之破落那。去長安八千里，居西犍城，在真珠河之北。」

⑯三藏口：趙一清曰：「三藏口，蓋三藏水所會之口也，在今古北口塞外。」顧祖禹曰：「密

雲縣東北武列水，亦曰三藏川。」按今之熱河，即古武列水，其水有三源，東源曰東藏水，中源曰中藏水，西源曰西藏水，合流後始稱武列水，故武列水有三藏川之稱。熱河流經今熱河省承德縣，有溫泉注之，其水溫熱，故亦稱熱河，南流注於灤河。

⑰左常侍：晉書職官志，諸王國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。杜佑曰：「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二人，次國各一人。」與志異。

五年西元
三三九年

(一) 春，正月，辛丑（二十五日），大赦。

(二) 三月乙丑（三月丙子朔，無乙丑），廣州刺史鄧岳將兵擊漢寧州，漢建寧太守孟彥執其刺史霍彪以降①。

(三) 征西將軍庾亮，欲開復中原，表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、司州刺史，鎮襄陽；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惔爲監梁、雍二州諸軍事、梁州刺史，鎮魏興②；西陽太守翼爲南蠻校尉，領南郡太守，鎮江陵；皆假節。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，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、豫州刺史，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③；以建威將軍陶稱爲南中郎將，江夏相，入沔中。稱將二百人下見亮④，亮素惡稱輕狡，數稱前後罪惡，收而斬之⑤。後以魏興險遠，命庾惔徙屯半洲⑥，更以武昌太守陳翊爲梁州刺史，趣漢中；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、江陽。夏，四月，執漢荊州刺史李閎⑦、巴郡太守黃植，送建康。漢王壽以李奔爲鎮東將軍，代閎守巴郡。庾亮上疏，言蜀甚弱而胡尙彊，欲帥大衆十萬，移鎮石城，遣諸軍羅布江、沔，爲伐趙之規。帝下其議，丞相導請許之，太尉鑒議，以爲資用未備，不可大舉，太常蔡謨議，以爲：「時有否泰，道有屈伸，苟不計彊弱